

我的三位母亲

□苗旭霞

我想起曾经抚育我成长的三位母亲。虽然她们都很普通，但都深深影响了我，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我的生母叫李静芝，她在世上只活了25年，1951年农历十月初六，她就因病抛下了只有四虚岁的我和出生才三个月的妹妹，离开了人世。由于当时年纪小，对生母的印象，到现在都没有太多的记忆，只记得母亲每天回家很晚。据父亲所写的文章里说，母亲成婚和出殡时，我虽也会痛哭，但常到晚上还是哭闹着要等妈妈回来再睡。祖母陪着我一道哭，一直哄我到睡熟。确切地说，对生母，我只是通过她的照片，认识了这位面容清秀恬静的年轻女子；从亲友的片言只语中，了解她的样子，小巧玲珑的身材，白皙的皮肤，戴一副金丝眼镜。外公是香港海员，母亲的童年在上海度过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会讲英语。因为日寇的入侵，外公的船回不来，外婆断了生活来源，只好带着我母亲和舅舅回老家度日。为了养家，母亲在当地小学教书，当时我父亲也在那所学校任教，所以和我母亲相识相爱就成了家。母亲教语文和音乐——我成年后，父亲把母亲当年写给他的信和印的歌曲《我们是民主青年》等讲义移交给我时，我惊呆了，母女之间竟然连爱好和所教的学科也相同，也许是血脉相通吧。

我的第二位母亲是我的乳母陈阿娥。我出生后因母亲没奶水，饿得皮包骨头。那时乳母刚出生几天的儿子不幸夭折，于是，来到人间18天的我就被抱到乳母的怀抱里，从那时起，乳母一直像对亲生女儿一般待我。当时我家生

活拮据，乳母经常让我家迟付或缓付工资（用粮食代替的）。我在乳母身边一直养到18个月，断奶后才抱回家里自养。为了感谢乳母的养育，父母就让我认乳母为干娘，我称她陈家妈妈。虽然我被抱回了家，但对陈家妈妈极其依恋，直到六七岁还要逃到陈家去，年龄稍长自己也常觉得不好意思，但还是找各种借口赖在她家不肯回来。童年的我基本上是在陈家妈妈的呵护下，快乐地长大：小时候给我做花衣服、大年初一有糖煮蛋和压岁钱(给我到参加工作为止)，结婚时还给我准备嫁妆……

陈家妈妈是土改时入党的老党员，一直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，带领村里的妇女勤劳致富。她对人和善，乐于助人。逢年过节，总记挂着村里的几位五保户，时不时资助他们。左邻右舍有什么事都喜欢和她说话，有矛盾找她劝解，大家都亲切地叫她“阿娥姑”。陈家妈妈一生节俭、勤劳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每次去找她，她不是在田里就是在山上，连雨天也不停歇，打开她家的食罩，餐桌上都是自己种的蔬菜：烤马铃薯、冬瓜棚、咸菜汤等。即便是晚年，她也舍不得离开自己的老家，离不开土地，哪怕亲生女儿们强烈要求接她去同住。患脑溢血后，她仍然惦记着责任田里的庄稼、屋旁的竹园。等病情稍稍稳定一些能缓慢行走时，她又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地提着几根丝瓜去附近的菜场卖。

陈家妈妈是个坚强的人。她生命的最后几年，是在与病痛抗争中度过的。每当我去看她，她从没流露过悲观失望。1999年暑假学校组织教师去北京旅游，临行前我去向妈妈告别，当

晚我和往常一样跟妈妈同睡一床。半夜里，我发觉妈妈用那双已不大灵活的手在轻轻地抚摸我的脚。我假装熟睡，继续依偎在妈妈身边，享受着妈妈的抚爱。想到妈妈辛劳了一辈子，可以享清福时属于她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想到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打湿了枕头。也许亲人之间真有心灵感应，7月19日，在北京旅游的最后一天早上，我从睡梦中惊醒，感觉陈家妈妈快不行了。果然，当天傍晚我匆匆来到妈妈面前时，她已经不会说话了。我跪在妈妈病床前，一手握着她的手，一手擦去她额上的汗珠，哭着喊着：“妈妈，我是旭霞，女儿从北京回来了！您说话呀！”妈妈看着我，仿佛用尽最后一点力气，挤出一丝笑容。这是一种怎样的笑容啊，我的心都快碎了，我一遍又一遍地哭喊：“我要妈妈活着！只要妈妈活着！”可是无论我怎样千呼万唤，妈妈的身体渐渐冷却，晚上7时45分，我的陈家妈妈走完了她79岁的人生之路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如今我的陈家妈妈离开我已有26个年头了，我永远怀念她。在陈家妈妈的身上，我看到对生活的信心，更多是她节俭善良、勤劳温柔培养了我宽厚和敬业的品性。

我的第三位母亲是我的继母任林娣，她是一个很要强很有个性的人，虽然没有文化，但她吃苦耐劳、自强不息。

父亲收入不高却好客，人情往来开销大，让家里更加捉襟见肘，继母用她那柔弱的肩膀撑起了这个家。平时，她去生产队里挣工分，如遇上队里不出工，她就把收购来经过腐烂处理的俗称“外国棕榈”的东西，挑到小河小沟去洗成

循“四时有序”的饮食观，餐桌上的时令蔬菜此时已换了一茬又一茬。先是春笋，因产量低本是稀罕物，趁着春节价格更是居高不下。不出几日，同样名里有笋的芦笋上市，那层表皮将绿意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放嘴里嚼，蹦出数声脆响，鲜嫩爽口，立刻领了餐桌上的风骚。我最记挂的还是香椿菜，褐红中带着几抹绿，油亮得可以掐出一汪清泉水。喜欢它的原因不仅在于形与味，更是嚼在口中的那股气息，带着木质的清爽与醇厚，很特别。稍稍感觉延伸一下，还能听到风吹树叶的爽朗声响。可惜香椿的上市时间太短，很快在菜场难觅其踪，再惦记，也得等上一年。

待各种豆子大量上市时，谷雨就到了。谷雨取自“雨生百谷”之意，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。母亲一早就上山采摘茶叶，说是谷雨茶作为“二春茶”，特别肥嫩。于是临时起意，约上朋友上五雷寺茶园喝野茶。

我们三人一狗驱车上了山顶，于茶林间摆上茶席。泡上一壶碎银子未喝几口，便见白雾突然在山间弥散开来，长了脚似的四处流窜；须臾之间，周围白茫茫一片。远处的山与海已经消失，眼前绿油油的茶园仿佛散点了星星点点的云朵，若隐若现。少顷，山雾散去，周围愈发清亮。如此反复，仿佛是一场山雾忘我的行脚。我们停杯观瀑，惊叹于眼前奇幻的景象。

傍晚起了风，天渐阴沉，寒气升腾。我们急急下山，却发现山下阳光明媚、空气澄澈，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。自然界，真是妙不可言。

谷雨后将会迎来绵绵春雨，夏天，便不远了。

屋檐下

装置里的彩虹姑娘

□韩丝语

班组里来了一个小姑娘，朝气蓬勃。她总是睁着好奇的眼睛，看着我熟悉的设备，也不知她这份热情何时消失。

她每天素面朝天在还未建完的装置区跑东跑西，去完成班长指派她完成的任务。有一次她从高点巡检回来，小脸煞白地说，初次攀爬那么高的平台，心脏扑通扑通地，仿佛要跳出嗓子眼里。她还说，她扶着楼梯的抓手，唯恐下一秒掉了下去。我安慰着她：“你应该也俯瞰了整片装置区了吧？”她瞬间打开了话匣子，手舞足蹈地描述她的所见所闻。

她总是第一个到班组，整整比别人早了一个多小时。我问她，早上起这么早不困吗？她笑脸相迎，温吞道：“总得让哥哥们吃上午饭不是吗？”是的，她总是早早到单位，给班里的同事订饭，哪怕放假，她也打着哈欠来为班组上班的同事订，从未间断。让我很感动。

后来小姑娘崴了脚，脚青紫色，肿得跟馒头似的。她竟然还未完全康复时便回归了班组。我问她：“你还可以吗？”她淡然一笑，歪着头道：“没关系，帮助哥哥们干点文秘还是可以的。”她总是满心满眼都是工作，一心一意为着班组着想，真不知道说她什么好。

听说小姑娘谈恋爱了，小脸红扑扑地，人也更温柔了许多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分手了。我不明白，怎么会有人舍得让如此优秀的小姑娘伤心。看着她在外人面前强颜欢笑，强撑着压抑自己悲伤的情感，让人非常心疼。后来我私下里和她谈心，尝试着开导她。她调整好心态后，又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班组上。只有我知道，独自挺过那段撕心裂肺的疼痛后，她成长了不少，也豁达了不少。

小姑娘手里拿着单子，正在打电话。我看到她握着单子的手轻微抖动，挂了电话。我刚想问她怎么了，只见她“嗖”的一下飞跑了出去。我站在二楼，透过窗户俯瞰班组的大门，看见她匆匆忙忙跟车出去了。回来后，她手里端着几个沉甸甸的崭新轴承。小姑娘原来自己独自一人跑去兑换班组需要的备件了啊。

她说这次班长分配的任务，有难度。小姑娘微微蹙眉，不知所措地叹了一口气。我差点没笑出声，原来班长让她写半年班组的总结，心里不禁感叹，小丫头进步不少啊，竟然可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了啊。经过我的指导，她很快找到了思路，在电脑上吭哧吭哧整理资料，查询数据。不到两天的时间，她就做好了。她的行动力，说真的，我都自愧不如。

后来，我离开了那个单位。可小姑娘在我有限的生命里，划出了一道彩虹。听说她现在开始写东西，去追寻她的梦想。看着她细腻的文字，心里暖暖的。不管我在何处，都由衷地希望自己班的小姑娘，活得坦荡，越来越好。

春之物语

□妖微

惊蛰。朋友道，难怪。或许此刻的他和我一样，感觉应该赋予这个日子与众不同的仪式感。

待到春分时，漫山遍野都是花。在这些日子里，自然界的每一根枝条，都是通往春天的毛细血管，可以孕育出无数的姹紫嫣红，并显现出不同的叙事风格。清新淡雅的梨花，轻盈如雪的樱花，妖娆娇羞的海棠花……或许是光照好的缘故，小区的玉兰花开得恰到好处，一株株含苞待放，很有精气神。我习惯于在每个节气发一条朋友圈，那日的配图就是这紫色的玉兰花。

几日后气温骤降，且持续时间较长。庆幸着没有将收集好的冬衣放入洗衣店，翻出几件来继续穿。但此刻的地表温度已经在上升，所以这种寒冷毕竟不似冬日凛冽。正是樟树换叶时，走在路上，常有落叶或随风飘落，或在地上游荡，簌簌作响，平添悠长寂静。抬头望向天空时，往往需要将目光穿透层层叠叠的绿，方能看到蓝天白云的边边角角。这种感觉很奇妙，像在窥探既遥不可及，又近在咫尺的隐秘。台阶上常会爬出些不知名的花草，它们仿佛是一个晚上就摇曳生姿的。春天，真是蓬勃呀，花草和心思，都是。

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的法定节假日，都说清明时节雨纷纷，假期三天的阳光倒是出奇的好，气温也恰到好处，温煦宜人。人们忙着扫墓，祭奠亡者，我也不例外，去未曾谋面的祖父母坟头清扫、除草，去公公的墓前祭拜。白色的插幡和散乱的供品是这个节气给我的深刻印象。

一路升温，时节奔着春天欢畅吟诵。如果遇

做一辈子“德艺双馨”的饼匠

——《中国饼匠——苗伟中和他传承者的故事》读后感

□黄旭

长篇纪实文学《中国饼匠——苗伟中和他传承者的故事》是我朋友徐荣木先生的新作，那天晚上，我一直看到夜阑人静，整本看完才息手。看完后，还久久不能平静。

作者这本书选择的主题就是要人们发扬工匠精神，像冠素堂四代人，尤其是第二代人苗伟中那样“择一业，终一生，不因繁华易匠心”，一辈子做“德艺双馨”的饼匠。

我为作者选择这个主题拍手叫好。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个工匠栏目，我很喜欢看，有的工匠也许学历不高，但是他们善于学习，不断实践，一辈子专攻某项技术，最终成为该项技术的领军人物，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杰出贡献。用纪实文学作品，反映在制饼领域的工匠，我还很少看到有作家涉及，作者开了先河，让人为之耳目一新。

冠素堂第二代传人苗伟中。从小家庭贫困，但他不埋怨命运，解放舟山前夕，他接手一个小糕铺店，后改为冠素堂，立志“冠绝古今，素闻天下”。70余年他从没有动过转行的念头，对制饼技艺精益求精，使小月饼发出绚丽的光彩，在普陀先后获4个省优奖，4个部优奖。支援宁夏20年，他在青铜峡清真食品厂研制生产的4个系列100多种月饼，都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为“老苗月饼”，多次获得“中国名饼”，成为宁夏的金字招牌，香飘亿万家。小月饼不但扭转该厂三年亏损帽子，还使该厂成为明星企业和纳税大户。

苗伟中在几十年工作中，廉洁奉公，他再三交代妻子，凡来送钱送礼，一律拒之门外，送到了

家也要一一登记，及时退还。还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：凡是要求别人做的，自己首先做到；凡是不许别人做的，自己坚决不做；不该收的礼坚决不收，公开接受监督。这样，苗伟中谢绝了无数供应商、代理商的送礼送钱，就是买些做蛋糕时切下的边角料，也是按规定付钱。

一天，一位西北客商敲开清真食品厂苗伟中的门，说有人捎话请他去做月饼，月薪3000元，年终奖另发。当时，苗伟中月薪才200元，诱惑力够大的。但苗伟中笑笑，摇头谢绝。不久，又有一位广东商人，开出的薪酬更高，还有技术股可分红。苗伟中仍摇头谢绝。他看重的是对清真食品厂的责任和承诺。

苗伟中有颗仁慈的心，他几乎将工资的一半都捐给需要帮助的人。清真食品厂某位技术员的妻子患严重脑瘤急需钱，苗伟中将工资积蓄5万元，夹入工会的慰问费中，还交代不要提起他；有一年，他在沈家门休假，获悉朱家尖一位渔民孩子考上名牌大学，因无钱读书，他马上按地址寄去5000元，还附上一句话：“读书的意义，就好像住在一个黑屋子里的人，在墙上开了一扇窗子。”孩子就读后，苗伟中又打去1.5万元，劝家长定要孩子读完大学，孩子应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
有人对他的不给予子女多留钱却无私资助他人很不理解。他笑着借用林则徐的话说：“子孙若如我，留财做什么？贤而多财，则损其志；子孙不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愚而多财，益增其过。”

苗伟中的子女都理解他，也感受到老爸是爱他们的。

